



歐華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雜著

議論要語

人生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  
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  
論朝廷變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  
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  
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  
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  
以有功為法以衮為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察明而懦反害仁  
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  
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  
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  
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  
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周家  
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  
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身  
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

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仁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  
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  
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  
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而豈  
能禁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  
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後世而又  
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  
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  
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難行事不善使

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為世戒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為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仁義禮智所以為立身之本而問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為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為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為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為宰相在廷之臣

皆非人也措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二亦非人矣況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於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之殘殘賊之八謂之匹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尚不能免此况李林甫之徒哉為人臣者視此以爲戒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離者扶蘇在焉及扶蘇死二世立而秦亡賢主之於國家爲何如

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務勸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

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  
致憂於其間蓋邪正以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  
賢憂之觀少正郊言偽而辯行偽而正孔子則誅之  
揚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二則之皆邪正未明  
而或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定而行使宣王  
繼房王志述房王事可乎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  
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  
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  
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

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  
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  
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后  
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  
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  
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  
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  
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  
叛易曰負且垂致寇至不虛言哉

三代法度秦盡繼之然獨不去肉形以此用心安得不

遠滅

漢宣帝詰責社正年治都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  
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  
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  
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  
一郡尚尔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  
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去若不知  
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  
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  
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

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奸  
而後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窅絕  
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  
世反之此尊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  
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  
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  
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

殘刻武帝尊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  
武帝反不用其為君可知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  
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  
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  
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心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杜道以求  
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姦必亂  
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則  
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

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  
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  
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  
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  
其道溫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  
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  
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憂心過於武王成湯救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  
恐來世以台登心口實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朕必  
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淺而泰  
誓紂之惡深善乎古之謂才唯無道不如是之甚  
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  
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  
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  
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為忠厚  
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為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

俱守襄陽後人思祐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祇尚德  
而預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為善見其惡則習  
於為惡習於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見不知善之  
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胸中一生意也習於為惡則  
舉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惡之為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二國一才可與  
權杜欽谷求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之附王氏陳蕃  
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  
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下不可必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一出颯然良佐高祖

論其時則宜言其德則合亮處二國材大任小惜哉

講論要語不止於此僅錄得遺藁三十九段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十一嘉靖乙酉邵武府通判舒瑞補刊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雜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夫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也

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  
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  
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  
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鳴鴈  
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有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然為而  
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  
乂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為風陵遲極矣以方是時  
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履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  
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夷狄  
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  
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

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  
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  
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考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  
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  
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  
楚人大為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  
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  
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  
之時言之不免為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  
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

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  
曰八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  
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  
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者而天下之為人  
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  
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讀易道三王  
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  
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  
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  
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庸所註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

焉則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  
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  
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  
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一余從龜山先生于此

陵授學經年盡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觀也  
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鄰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攻  
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  
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  
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撥其至當者  
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  
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

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  
自慈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常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嘗治一  
室聚群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  
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常齋取古人  
常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  
佩常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  
思自改於是戒馬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拚未  
能遂至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  
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寥

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  
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  
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  
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  
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  
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  
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  
進矣濼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  
二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  
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  
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

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  
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  
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  
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常齋之  
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杆銘諸几  
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歌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  
苟善取之則常齋之作亦無補也

延平先生荅晦翁云承錄示常齋記追往念舊令人  
凄然其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  
人之心能然若此言即於公心之非此氣

象第恐無甘其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  
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  
存養至此氣象儘有地位也

### 誨子姪文

東隣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奕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  
弩與群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  
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  
爲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  
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  
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  
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位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

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隣萬斛之家數十人入  
孝出涕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  
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  
之子孫若是未何爲而至是也南隣萬斛丈人曰吾之  
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詬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  
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相諸公做杜牧示姪聯句又  
寫范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  
示之做做馮于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  
矣願得本以馮于壁焉

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年 富鄭公曰願  
汝出門去錦綉歸故鄉 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

早早拜真郎 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  
文章 曾公亮曰願汝出門去錦綉爲肝腸

陳子齋曰願汝出門去柱石鎮巖即 真德秀

曰願汝出門去德行重八方 其後蘇東坡打諱  
示子蘇邁曰願汝出門去母玷辱齋娘

羅古人即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撰此以  
勉之况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也故曰仁  
者之言其利博哉族人羅綽敬跋

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奧旨有志於  
學無志於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遠近之士聞風  
慕道踵跡而前消摩而袂厲也予嘗得之誨子弟

文藏之以爲家寶今鏤板以廣其傳奉觀覽者謂  
其文而究其義師其言而尊其人爲長者勸焉  
爲子弟者勉焉其有補於風教豈細也哉傳有之  
曰君子之言信而有證其先生之謂乎然則信也  
言也宜書諸紳 峇

隆興元年六月十五日

左奉議郎致仕賜緋魚袋孫大中 敬跋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  
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  
彥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  
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并從彥  
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豫羅先生文集第十三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  
閑中稽古意尤深  
周誠程敬應粗會  
奧理休從此處尋

性地上培恐易蕪  
是非理欲謹於初  
孔顏樂地非難也  
子貢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踐在固非艱  
每在操存養性間  
此道從來實見  
毫物欲敢相關

頽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其瀟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  
賴自飄飄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墻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  
不許庸人取次來 後改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行  
藏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今只擬追  
思得者錄去邀月臺詩云云侗見先生出此詩後  
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  
甚渾然先生改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行藏付

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

送南劍王守歸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溢劍津解組幡然賦歸去  
攀轅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句寫離心千尋浩浩鑠溪水  
別恨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

愿中以善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規聽於聾盲亦未是

取道以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  
緣置心言下

李道以心為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

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

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

冷口其身安身道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

龍心操近矢人外吾聖人之文李申韓佛

彩筆畫空空不色可則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木

物自然無怨恩吾道當無礙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

水邊林下養疎庸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貧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真堪笑  
願有清風是故人

題一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荆棘  
只消祇應長伴赤松游

挽吉溪吳助教二首

室富真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  
守仍知分天然不愛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誇躑躅舊德嘆凋零冷帶商岩月光凌處士星布  
不難得祿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顏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顏顛倒一生渾是夢  
尋思百計不如閑心齋肯與塵汚染陋巷寧容俗往還

堅守篔簹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墻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後涼涼糊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  
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橘又黃  
我醉欲眠鄉且去肯陪俗客語羲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縉京洛塵歸歎那復廁朝紳君今談笑清油幕  
我但巍峩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寧羨屈原新  
欲賡孺子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靜亭

鼎創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裏談笑

恍若春風中泳游排開山供藍色重憑欄水擁壁光浮  
我來登賞無窮趣好把詩篇與唱酬

送延年行

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以詩  
辭歸先生因用韵而錢其行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泳涵猥念百家非已好  
妄將一貫與君淡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  
此道慢來因自足却隨鵬鳥話箇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攀劇論  
荷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  
幸以相親頻握平遽成分別又東南

和延年岩桂

幾樹芬芳擅與沉枝枝若占鄰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  
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  
我今不顧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鑠煙霞簷月松風即我家筏渡有情新活計  
袋空無物舊生涯已將黃葉分雙手却墮白茅占一窠  
會得懶慵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峯青苟完公子方成室  
趨訓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安寧  
顧惟善頌非張老祇貢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叙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瀟灑侔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興堵蛟  
龍忽夜從空中震雷雨親携賀子門主人迎孔戶連喚  
鳳兒來藏書幾多部為我張廣筵酌賓酌以旅人謂主  
公賢敦朴蠟峻宇規模出心匠務卑由乃祖欲圖久安  
逸勿辭暫勞苦忠之闡門家詩礼光族緒居室云苟完  
謙冲彌自處玉石不分別鶴雞謾為侶顧予苟促輩鄉  
評少推許嘗遊莊嶽間喜作齊人語何幸天相之惓然  
交鄒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比來揖清風談笑揮  
玉塵見之名利盡久待豈無補素志以深酌青眼猶相  
與默念湯盤項未為傾肺腑何當惠古風錦綉地殘楮

妙曲誠寡和取則馮柯斧

先生曰白雲亭獨寐龕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數篇以紙書鈔錄不能全俟後搜尋真本當得其錄  
皆嘉定己卯中春屏山羅崇君美敬書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附錄上

事實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劍浦之羅源人 羅源昔曰上團先生遠祖遷于是鄉聚族百餘皆羅姓也故改曰羅源出

先生曾祖文弼墓志碑 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

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審律先生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於河南遂往學焉廼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

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  
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  
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摠衣侍席二十  
餘載盡得不傳之秘龜山語錄第三卷則先生所編也  
同門友默堂陳幾叟與先生俱游龜山門情好尤密定  
交幾四十年默堂嘗云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  
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  
及人不為憂矣今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  
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  
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  
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

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益省則  
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  
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先生清介絕俗雖里人鮮  
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  
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游晦庵年譜云朱松字  
喬年少以詩聞從豫章先生羅某游則聞龜山所傳伊

洛之學初李愿中以書謁先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  
而潔克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  
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  
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  
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門經下以質所疑從之

問學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亟称許焉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援張維廖洪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舍人呂太中以詩叙之龕諸夫子廟壁今石刻在禮殿東廡下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默堂諸公皆有唱和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

本正直則朝廷無過久忠厚則天下無怨嘆又曰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大奸必亂天下小過必微全人甚者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卒於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話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子敦叙早歿無嗣喪不得歸者數年其後族人羅友爲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至汀洲遇草寇竊發遂寄葦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以歸葬于本郡羅源黃滌坑之原母夫人墳之側教



授公華云卒于江之武平縣又一本云附葬于黃溪坑  
府君墓之側去縣二十里墓又榛塞嘉定六年劉守允  
濟久聞先生之名自到任後力加搜訪遂得春秋解毛  
詩解二書墨本今藏于學及遵堯錄八卷尚未脫藁侯  
於是精加審訂錄遵堯錄奏請于朝乞宣付史館外  
賜一謚號以示褒表儒先之意又得先生墓於荆榛頽  
圯之中重新脩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  
大琮率諸生致祭于墳所每歲展祀無闕又給官田差  
人看守撥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令守墳人充  
三老自行佃作却於內以六石輸學中爲每歲祀事之  
費餘以給守墳之人每歲寒食節教授率執事生負備

潘公粹幣親到墳下行禮郡撥錢五貫嘗以祭溘祐六  
年三月十七日閩憲楊左史棟乞謚羅李二先生尋送  
太常博士陳協撰謚議云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  
質師友淵源洞明天理非道德博厚乎清介絕俗著書  
有聞非言行相應乎請謚先生爲文質上可其奏丁  
未冬制書下戊申春到郡夏五月權郡丁倅鎔命推官  
沈元忠率職事并其子孫詣墳所燎黃禮畢而歸

問答

問龜山云橫渠氣質之性如何龜山曰人所資稟固有  
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

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且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否龜山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古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声可謂

善言者也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傳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慈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爲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傳古通今爲文章或

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  
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問詩如何看龜山先生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  
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  
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  
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  
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  
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擊而有別  
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通

則又想象在河之洲爲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  
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  
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  
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先生云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  
者循天理而已

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  
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  
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  
樣

先生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  
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  
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  
理會得心盡箇其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  
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  
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  
已

晦庵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第  
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祭  
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

意與鬼神交朕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  
神不享矣雖祭何爲

延平答晦庵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  
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  
延平云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  
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  
即所過自然化矣

又云侗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  
無似助爲世事泐泪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  
相與講學於黟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

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  
晦庵年譜云朱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  
郎少以詩文名從豫章先生羅某遊則聞龜山揚氏  
所傳伊洛之學

晦翁云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又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

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龜山先生脫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迺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  
洛之學源流深遠

晦庵年譜云延平先生受學豫章羅先生與韋齋爲

同門友

晦庵門人問云李延平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

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  
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晦翁祭延平先生文云 惟時

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

諸儒議論 關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附錄中

繳進遵堯錄狀

劉允濟

臣聞言盡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  
有切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弗急於功名  
獻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  
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于屋壁悉上  
送官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  
斷簡果逢 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槩鉉長遊學校久聞  
羅從彥為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  
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

聖上之設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為郡人問  
其世家寥絕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  
詩解之累編中乃有 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楷筆  
自為叙文大抵以我 國家 一祖開基 列聖繼統  
綱正目舉無漢唐雜霸之未醇 君聖臣賢若舜禹遵  
堯而不變備述 太宗凡邊防事哉之重盡守規模復  
言 仁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丕憲推本  
深仁大而郊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  
以極發明之旨或辨微以寓諷諫之誠未陳 元豐間  
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作俑之過管心執法創為功利  
之圖章倡蔡隨浸兆齋夷之悔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

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寇邊塵而莫上八十九年孤憤  
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彬可掇臣以是  
見從彥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若臺  
閣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葵藿之所傾歿與  
草木而俱腐情誠可憫忠求難磨臣謹錄成書繳進  
黼座欲望萬機之暇特加 乙覽之勤儻有合於  
宸衷幸宣付於史館仍乞 睿慈賜謚如 近朝尹焞  
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心希古者下惠少連之舉非持  
慰遺忠於泉壤亦將興大道於人心臣還觀從彥凡所  
立言不愧今古念無後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  
聖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夷所有

羅從彥元撰 聖宋遵堯錄八卷謹繕寫成二冊實封  
隨狀繳進須至奏 聞者

貼黃

前人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  
閱誌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 議龜山楊時唱道東  
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  
已仲素乃從彥之字以是知從彥學有源流臣到郡日  
力加搜訪或云從彥嘗應舉就特科為主簿錄無子孫  
別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稱延平羅從彥尚未脫藁臣  
取元本更加審訂方敢奏

聞伏乞

睿照

又貼黃

前人

臣照得羅從彥既無子孫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為可  
憫臣比類嘉定五年 赦文內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  
護一項已行脩飾量給官田差令看守仍牒州學每歲  
展祀無闕如蒙 聖慈從臣所乞以遵堯錄 宣付  
史館外賜一謚號即乞頒下本州遵奉施行併乞  
睿照

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楊棟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宜  
秘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



欲正人心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  
倒上無所折衷下無所則效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  
則倣故民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  
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  
恭惟 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公二程先生崛起伊洛  
之間聞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大公之  
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已得立堯舜復起不  
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沒門人傳其道者曰龜山  
文靖公文靖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傳之李先生從  
時宋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以謂  
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語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

○年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承其流  
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 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  
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  
美謚甚大惠也然朱文公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  
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  
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  
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  
正而天下治此言爲道義而發書之多寡初不足計且  
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  
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叙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

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  
公傳率天下以正道實至重至大之事不可忽也觀朱  
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  
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  
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然則朱文公之所得於李先  
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  
詞義之表者可知矣今天下學士家有朱氏之書人誦  
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實中正得之心而見於行  
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  
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夫

至善之地神志必實清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  
公之道將喪矣其竊以為公之道莫若尊文公  
之師棟淵淵明指公之學曰公之鄉而  
平生之志處公之鄉而  
聖學之傳重師曰公之鄉而推  
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於公之鄉而推  
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絕於天下矣  
行豈惟二臣潛德發揚其道光大而公之學華以宗德  
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尋送太常寺丞通直郎  
太常博士兼景獻府教授授學士羅先生語  
曰生有爵死有諡

謚議

生有爵死有謚故與隆者然後得謚也至  
於蘊德亡國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者雖  
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為以謚  
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山陰  
學倡道東南之二一遵其明者其表其行  
極筆中惟一人而已當 聖朝守道  
尤篤而同郡李公情傳其學厥後未之  
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  
皆自公發之公既沒之後家無子孫故其  
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  
搜訪得公所

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 藝祖  
開基 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 元豐所制  
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  
猷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謹按  
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  
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  
相應矣謂謚為文質 云云謹議尋請官覆議朝散郎尚  
書考功員外郎兼禮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羅先生覆謚  
議節文曰 云云

覆謚議

周坦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

命之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為人心綱  
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汭流溯源節惠之典安可闕  
也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  
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  
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孝龜山之  
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  
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槿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  
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  
述

皇朝相傳宏模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書下人

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

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躬適用略可推矣奉常謚  
公曰 文質於法為宜

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

石劄付本家照會 准此

淳祐七年十月

謚告 關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附錄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延平先生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攷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荅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

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被篲以供掃徐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

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綈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為利祿之學兩終星紀

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  
靜語嘿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為男子生在中華又幸  
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  
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  
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悞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  
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  
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長者  
之累哉聖學未有見矣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即  
無往以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塗  
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  
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為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

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眾人皆坐侗以此  
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為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  
飲人以和此句重出恐有誤接物而與之為春未占而  
孚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  
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  
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  
者將隨釋而融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  
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  
棄於門下也

荅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侯文定其謚也

安國頓首 主簿足下記居南北尚昧平生往歲乃辱

惠書數千里之外并示所著春秋指歸備覽二序惟賢  
者欽慕聖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即報會兵戈紛擾  
久不果重念雅意不可虛辱聊有所聞夫春秋大要明  
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弑君妾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  
理滅矣聖人爲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  
夷夏之辨其微辭隱義抑縱予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傳  
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專明也必心解神受超然自得  
非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斂材然  
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  
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  
敢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誓止以不嘗藥而書弑趙

盾以不越境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弑陳乞以流  
涕不從而書弑至於欒武子親弑其君州蒲而不書楚  
公子圍親弑其君邲敖而不書鄭公子騫親弑其君而  
不書邴鄆閻職罪歸齊人而不以盜稱里克審各存其  
官而不以賊討春秋舉法曷爲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  
世君子致疑經傳著論排之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  
則有由矣春秋大法旣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  
則亦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  
而未之發也宜熟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答顏淵爲邦  
之問而知春秋爲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十  
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之



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備覽并以見教以啓發其惑未聞不勝幸甚

安國頌首

陳淵原闢

荅元伊素書

語孟師說跋

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味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

不及人不為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

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  
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  
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  
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既錄一本以備玩味今鈔其書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  
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  
紹興辛酉正月元夕後三日卷山陳淵謹書

韋齋記跋

石堅

吏部朱公尉允溪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羅  
公仲素記之吳郡戶曹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更兵  
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鑿猥當邑寄公之子編脩先生

仲素父適以事來鑿學于先生者相傳勸故韋齋所得  
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躅嘆慕不已先生  
亦泣然流涕因出張舍人安國所作齋榜二大字鑿請  
揭之併刻記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克之於身洪  
纖中節猶懷辯急之慮而有佩韋之警夫子曰德之不  
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  
謂歟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革

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以  
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  
遂從龜山游摠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橫

渠語論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  
文不錄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為友得其  
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于南齋羅源南齋也授  
子此本廖諱衡為龜山之姪壻議論尤得壺奧程氏西  
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  
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橫渠先生陝西人姓張諱載字子  
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為入室  
高第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諱從彥以特奏中  
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後山乃羅源之孫山享年六十  
有四歲自廣回卒于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六月念  
八日第革因閱此書記于汀州教授廳云

題義恩祠壁

盛木

從彥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羅主簿先生官也先  
生姓羅氏與宗約王父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稔聞  
伊洛之學師事龜山楊先生得所未得聞所未聞嘗從  
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  
甚好先生聞之驚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歸語龜山其說  
亦不外龜山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得不傳之妙此先  
生之學也先生無嗣諸經解遺文在諸從學者家春秋  
解并宗約處見之此先生之文也先生同駿撰公隸業  
於義恩寺後繪先生遺像從祀于先世香火之側蓋其  
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創故也宗約官桂林木自廣西

從宗約歸延平宗約西行改秩館木此寺以俟其歸嘗  
聞宗約講及先生道學梗槩今拜先生遺像起敬起慕  
之餘拾舊所聞輒敢僭易書于祠側之壁復係之以辭  
云

先生之學 精一之學 先生之傳 伊洛之傳  
至道無文 至學無詞 以心傳心 天地不知  
先生之道 天人之師 其道光大 有俟他時  
揭來瞻慕 後學得依

時紹興乙亥十月廿日東里盛木仁叔題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  
道叟公轍紹興乙卯嘗為延平學宮獲此題云傳之郡  
人彭君今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飄散未可  
知觀其議論高致真有用之學致主庇民脩身養心盡  
在於斯於是知先生之學不為空言也歸當以示友人  
朱元晦而審訂之皆乾道丙戌十月寓成都燕堂羅博  
文敬書

題羅仲素顏樂亭

陳淵

亭名顏樂枕高山自有行藏遠契顏玉陛不求千載遇  
華門齋得一生閑筆瓢陋巷堪遊衍富貴浮雲任往還  
更續洛川求所學會傳餘論落人間 明道先生有顏  
樂亭銘

題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南窓何似北窓涼寄傲乘風各有方俯仰尚嫌天地窄  
卷舒寧計古今長酒斟盞裏浮醅綠菊採籬邊滿眼黃  
萬事醉來俱不醒時飛清夢到羲皇

是日重九先生

置酒故云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涉世誰能不染塵幸無塵土點簪紳滄浪解洗許由耳  
醺醪還澆靖節巾心地已非汙可染盤銘自警德常新  
此亭要與名俱永不信西風能汙人

上舍辭歸

李延平

學道求師久劔屣豈緣枯朽預濡洒致知事業同歸里

元已工夫判立談未借老商頹笑一已諧韓氏俗重二  
過度若問論詩禮應問從誰學指南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見默堂文集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

開

胡清獻

一

馮夢得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  
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西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  
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極  
天地萬物之理遵堯序錄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  
秋等解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焉詩記東牘其言講明  
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賈志而歿道之不行有以也



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不氏之書滿天下延平後章之遺言緒論

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爲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  
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  
必求之言也則吾爲斯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鳩集勞  
矣寶守尤不易正亦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  
爲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醉容矣光風霽月玉  
色金聲劔山青青劔水流清徘徊詹極何往而不聞金  
石絲竹之音也元貞第二春二十有二日廬陵後學劉  
將孫拜手書先生從孫勤叔所藏家集後

揭祐民

先生大節簞瓢如顏質問如曾言志如歲雍和如仲弓  
宜師友相傳謚議相尚巍乎冠冕追祀千載也間世之

姿遭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當王安石用事先生知其管心執法使正人斥逐舉網幾盡先生明哲保身時及靖康有也知鄰閭非吾事句豈忘平昔禹稷之心哉思不出其位靜交聖賢遠遯伊洛不取於彼而詣極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幽而光潛而微充前拓後而竊真者莫可測識其書初也散亡滅沒於鄉里中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幸許氏乃密購遺本於欲燔未燔之際豫章之美采干將之寶氣有藉而存許源以儒學任南平教職亟錄諸梓適予過揅之年切朝聞之念辱舉示教讀而忘饜知九原爲重起也源復語予以是書當以延平先生文集並

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犧洞庶託永久山高石堅猿聲歲年呵護之專誰能舍旃謹跋

後學盱江揭祐民從年父

四

朱遇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張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外集

延平書院志

嗚呼自龜山沒而斯文之統賴先生以有傳不幸山類  
梁壞乃在蠻荒數千里之外留滯數十年而後歸葬是  
以嘉言善行散失不傳然朱文公嘗謂龜山先生倡道  
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  
羅公者一人而已則先生之學術可知矣又云羅公清  
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則先生之操守可知矣先生  
嘗論舜盡事親之道則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  
聞而是之曰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子弑其

父臣弑其君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片言之間足以扶三綱立五常如此則其言而世為天下法者可知矣遺書有春秋指歸春秋釋例春秋集說及遵堯錄其規模之大條目之詳該貫之博攷覈之使其得志於當世則舉而措之事業又可知矣其學一傳而為李延平再傳而為朱文公始集大成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繼往聖而惠來世者如此學者自流溯源可不知所自哉

記釋菜

紹興二年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志州博羅縣尉羅從彥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神諸生宗果張元侯符藻

廖援張維廖拱同行釋菜之礼有洙泗斷斷氣象而吾友呂君仁舍人以詩見褒不免有過情之語然意在紀實謹刻石而龕諸夫子廟壁俾來者有感發焉會稽石公撤道叟謹誌

燎黃祝文

通判丁鎔

維溥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朔二十日癸酉朝散郎通判南劔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州事丁鎔奉制書特賜故羅先生謚文質敬委從事郎南劔州軍事推官書院錢糧官沈元忠燎黃于墓下謹以清酌庶饌之奠而祭之曰生有爵死有謚士蘊德乃特賜維先生學楊氏推詣極一人已授延平暨朱子集大成公啓

秘丘園煙恩未賁昔劉侯曾表異錄遵堯請于  
帝歲三十俞音闕會平舟適將指風景慕申前議下太  
常放行事曰文質公有是謚告頌勸善士鎔攝符率官  
吏告于祠薦牲配茲燎黃祭掃地刻堅珉 上賜修公  
不亡千萬祀

祭文

劔守劉允濟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丁酉朔二十八日甲子  
朝奉大夫權知南劔州軍州事劉允濟謹具清酌庶饌  
之奠俾迪功郎南劔州州學教授方大宗率諸生致祭  
于 有宋羅仲素先生之墓嗚呼大道之南鼎峙鐔津  
前後相望龜山延平嗣源演流實維先生龜山之門受

業者千潛息詣極獨推一人析萬理之精微測六藝之  
渺深凡厥立言大猷是經遵先之編上純典墳謂茲成  
憲萬祀丕承推先生之志豈徒傲睨一世素隱行怪若  
沮溺之倫哉曾不百年莽然遺蹤豈無他人子孫繩繩  
徒登牲牢於鄉校之祀祀顯遺松楸於空山之悲風允  
濟假守此邦素尊所聞訊故老之往實得兆域於將漣  
固斬板之舊封夷隧徑之欵嶽守冢者復展祀有亭庶  
期先生以妥厥靈尚髣髴平生之微吟邀斯月兮濯斯  
纓此邦人士近先生之居去先生之世未遠盍興起乎  
斯文蕙肴椒漿聊薦苾芬

二

石公轍

惟公稟德醇厚問學淵源信道之篤衛道之堅識與不識咸稱其賢士蔽於俗削方破圓沉迷利祿莫之或痊蕪沒道真離析聖言心到之學廢而不傳公憫斯道求覺之先伊水之涯太白之巔畏糧擔登講貫精研道志其妙見此純全詩書禮易靡不貫穿解釋鱗經盈積簡編褒貶之旨如鑑虫妍往遊羅浮意氣仙仙欲成其書歸胡不遑孰詰此理彼蒼者天嗚呼不豐其祿而豐其德不與其命而與其年軼軻一生其志可憐了齋之知龜山之聯道同志合與公齊肩皆達其志何公獨猶早慕盛德心旌已懸晚官延平異奉周旋地檐之初首訪丘園翩然南遊日望歸船遽以訃聞涕淚潸然驚駭下

三

高斯得

乘誰繫誰鞭問路莫指求魚何筌迎拜公極悲深痛纏自何能敷起于九原謹以寓奠情文曷宣

昔在龜山倡道南服士遊其門雲合霧集顯允羅公表表獨立篤學力行深思默識飢食渴飲道所從入未發一中靜觀自得淵源所漸以有信國爲萬世師立我民極斯得無似備使于茲職在勸學維政之基舍菜之後深是持尊禮風勵存乎其辭先生如在其昭監之

寶祐二年八月也

與教授公書

李侗

再拜

鼎元秘教尊兄座前洞不見顏範甚久

其時聞動靜深以自慰梅兩方鬱伏惟燕君爽愷願  
等候萬福伺堯處山巖絕無曩昔師友不聞道義之  
誦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尚得以舊學尋繹以警釋貧儉  
而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綴步前造齋館以  
示近已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為遠業加衛以  
示至扣至扣乘便謹上狀不宣重午後一日伺頓  
首再拜上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李侗

伺向承見喻舊寫得先生羅遵堯台衡二錄欲望頒示  
一觀若蒙寄附便來甚望蓋兀坐絕無過從正賴師友  
之說散眉中漬漬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篇亦真不外

相示者即上納也

教授公復書

某再拜仲辰詩甚佳

廖橋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謂

志趣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嘆可嘆遵堯  
台衡二書乃為八一哥取去

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

敦叙者可惜忘錄此子近聞其為絕世也既趨向異途  
存在罔知但可太息耳

某再拜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伺頓首再拜 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并錄  
示盛制衣一觀心畫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

區區欲即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  
奉書惟積頌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即日以還慶侍尊候  
連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絕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  
迹可以探贖雖粗能遣釋朝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  
過者亦多矣尚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怒得不外損  
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一之深欽服欽服侗文  
采鄙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為朋遊見道有一二小詩  
輒不揆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  
以警誨者千萬勿遂至懇至懇起尺未期會合且冀勉  
勵以私省闡大敵行席巍科為交游慶此外加愛為禱  
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答延平先生書

陳淵

仲素晦迹水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  
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  
或寡况堂奧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為殆  
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拓摭前脩紙  
上語自以為有得於聖人謹謹詎詎莫知其非其矣其  
可哀也云云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  
獨今日也

又

陳淵

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迹舊學荒廢無所就正  
獲罪於往日從遊之賢者多矣方茲待盡立壑朝廷不

知其思實在要地平日自詎一旦暴露若復難處想雖  
如吾愿中之恕恐亦不能揜其思也用是日念在朝轉  
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忱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將大河  
以當之行親杖履遠紙言不能盡

重建豫章羅先生祠堂記

謹按先生諱後彥字冲素古劔州人後居沙陽世稱  
為豫章先生因其先世自豫章來也自龜山楊文靖  
公得伊洛之道南歸而先生實傳之以至於延平李  
先生及考亭朱子而大顯宋高宗紹興二年壬子以  
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五年己卯卒於官宣宗嘉  
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遺堯錄請謚未報理  
宗淳祐六年丙午福建提刑楊棟請謚詔太常博士  
陳協議曰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七  
年詔賜謚曰文質元至正辛巳五世孫天澤請建祠  
堂許之卜地於沙邑洞天巖西麓立祠以奉先生之

祀進士曹道振纂先生文集以倡其道迨夫元季兵戈擾攘居民流離棟宇變為瓦礫基址鞠為荆榛蓋三十餘禩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逮我

聖朝重道崇儒斯文載振瀚者古合劉文冲古鼎鄧宗聞咸以胄監生來佐是邑下車之日即訪先生遺跡六世孫惟賢具其事以白之公慨然曰先生上承伊洛龜山下傳延平朱子誠道學之會其初宇湮祀吾與邑者不得辭其責也迺相與議復之躬為相度荆蕪穢屏改翳遺基舊址隱見迭出於是各捐俸資又勸平僚屬邑之儒士鳩金得數千緡以市材木以僦工師構正堂三楹奉安先生之神中外立門繚以

增垣經始於

大明洪武丁丑六月初三日落成於成寅六月一日也洩慮歲月既久而興廢易忘欲刻之于一以俾其子孫知祀事之由一以俾後人知道學之宗有所瞻仰而興起於是屬峻為記峻朴魯知文淵先道學之宗豈區區之敢議謹述其行實與其祠堂廢興之由用鐫於石以告無窮焉 峕歲

永樂元年龍集癸未春三月

承事郎延平府沙縣知縣錫山 兕峻拜三謹書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十七終

建武陽雙溪朱市

尚義官元



